追忆于蓝妈妈

江 平

她是于蓝妈妈，表演艺术家。经典作品《革命家庭》和《烈火中永生》中，她扮演的英雄母亲周莲和巾帼先烈江姐，是国人心中永远不死的银幕形象。

她为人耿直，一生谦逊，独有一桩事，她永远骄傲：我和我们党同龄，生于1921年……

前年，上影85岁的老艺术家牛犇同志入党，适逢“七一”，牛犇到北京的中影集团看他的“母亲”——电影《龙须沟》中，于蓝和他饰演过母子。快80年党龄的“娘”和刚入党一个月的“儿”，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言，那情那景，让人动容。

那天，于蓝妈妈是应我所邀而去。老太太晚年除参加公益活动，一般都宅在家，打电脑，写大字，轻锻炼，不轻易出门，可我请，她必到，哪怕坐轮椅。见了我，口称“江平同志”，跟别人介绍，总说“这是我领导”。我说，您是老革命，我是晚辈学生。她很认真回答：“你是总经理，我是中影演员，这上下级关系，是组织原则，不能乱的。”

生活中，我俩亲如母子，这么说吧，我从上影调北京工作17年，每年6月3日她过生日，我总不忘张罗，人最多一次，是她97岁，两百之众，不吃公款，青年演员佟丽娅和孙茜掏腰包出餐费，我忙乎牵头；人最少一次，她，保姆，我，我们仨，在病房。

我和老太太有近40年的交往。

我认识她时，正好她60岁生日差3天——1981年6月1日，她在旧车棚里创建了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儿童电影制片厂。白漆黑字的木板牌子，挂在北京电影制片厂车棚的大铁门上。那时我只是演群众乙的“小把戏”。没想到，若干年后，我也担任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厂长。于是，我导演电影《寻找成龙》，她可以出演只有三句台词的路人甲，来为新人张一山跑龙套；我随吴贻弓先生导演抗战片《那些女人》，她穿上民国老妪服饰，一句台词没有，两镜头。那是后话。

世界都说她是中国儿童电影之祖母，是因为从60岁开始，她全身心扑在了儿童电影事业上。一日，天寒地冻，她加班，载夜归，同伴手忙脚乱关车库大铁门，不小心把她的手夹在其间，送到医院，只见无名指上挂着半截手指头。医生说可断肢再植，但必须歇两月，老太太急了，一咬牙一跺脚，将半截手指连皮带肉拽下扔进垃圾桶，抹碘酒，缠纱布，回家！为啥？第二天有部儿童电影要开机呢！

上海曾拍过一部儿童片叫《胖墩夏令营》，我请老太太来当顾问，送审时发现把于蓝写成了于兰。我和出品人杨玉冰老总商量，最后一本拷贝重做，老太太却一锤定音：“不改，动一个字，多花上万块钱呢！”

1993年，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我奉吴贻弓执行主席之命，去北京邀她来沪做嘉宾。因为熟，她和我说话就不客套了：“打个电话不就成了？你来回这路费不是国家的钱吗？我跟你说，小江平，到了上海，我和田华同志两人一屋，你要是给我们买头等舱，咱就不去了！”

于蓝妈妈和上海有缘，她曾自豪地宣布：“我几任丈夫和战友都是上海的。”众惊愕，她说，拍《革命家庭》，孙道临和她是伴侣，拍《翠岗红旗》，张伐和她是夫妻。《烈火中永生》筹备时，导演水华不敢请当时天字第一号的上海大明星赵丹先生，已经是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获得者的于蓝，言辞恳切给赵丹写了封信，恳请大哥帮小妹的忙，屈尊男配角。赵丹欣然允诺，将革命者许云峰塑造得栩栩如生。所以后来到了上海，她总要给孙道临、张伐和赵丹先生的夫人黄宗英一人带一个北京的点心匣子。“革命同志，不能忘记革命友谊”。这是老太太的口头禅。

到上海，她也会悄悄叫上我跟她去寻旧，去哪儿？虹口，田方先生住过的地方。田方何许人也？电影《英雄儿女》中的志愿军主任、女主角王芳的爸，如今著名导演田壮壮他爹，于蓝从19岁铁打营盘爱上的丈夫，那位在1974年就英年早逝的北京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从四川北路到邢家桥南路，再拐过去到虬江路，那棕红色门窗和白色墙壁的二层楼房间，有少年田方的足迹，也有老年于蓝的脚印。

耄耋之年的于蓝老师腿脚不利索，她说并非老了，是年轻时候走多了，走坏了。16岁，她投笔从戎，从北平步行到延安，走了50多天。18岁，她在宝塔山下举起了右拳，立志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参加鲁艺，到人民中间去，为人民服务，她从延河岸边走到金水桥边。2019年新中国70大庆，她被国家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在病房，我们大家给她报喜，她耳背，声音就高：“我为革命贡献太少，而党却给我太多，我不踏实啊！”那声音，震惊了楼道里的医生护士，也感动着来看她的每一个人。

前年，导演黄宏和傅绍杰请她出山，在公益电影《一切如你》中出场十分钟，演刘佩琦的妈。三天的戏，97岁的她毫不怠慢，铆足干劲，一整天就拍完了。住院后，她记忆严重衰退，田壮壮过生日，她都不认识儿子了，可导演小傅去给看样片时，老太太居然仍记得台词。

去年6月3日，于蓝老师生日，我们去看她，很多熟人她都不认识了，唯独问我：“江平同志，咱的儿童电影拍完了没有？”

……

如今，亲爱的于蓝妈妈驾鹤而去。我想，她的电影并没有拍完，天上，赵丹，孙道临，张伐……同志们在等她呢！

梅子黄时雨

黄顺福

“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多好，没有月光，梅雨又在丝丝地炫惑着无声的夜。从阳台望去，脚步蹀躞，踩碎了摇曳于冥蒙中的光；影子被拖到前，又被抛到后，朦胧的，细细的，却很长；风絮怕打碎披着婚纱的小径，不声不响地滚落，粉碎。望着望着，我只找到闲，未见到一丝愁。

蓝色的伞融入蓝色的夜和雨，移动着，左手换右手，右手又换左手，柔柔的飘逸长发湿润得发亮，随手采一朵小花，举到鼻端。天空错会了意，隐约飘送一缕萨克斯的《离别》，却毫无愁肠百结的痛楚，没有涌上心头的思念，只有爱的柔情爱的咏叹。在这约会的姑娘身上，试问悠闲多几许？谁能回答？

原来悠闲总是同梅雨勾肩搭背，游荡在小巷，如人体中的血液，时粗时细，曲曲弯弯，纵横交错，流遍城市角落，带一点神秘，带一点情趣。

载着柔情蜜意的恋爱。蓝色的雨伞沿着小径慢慢远去，“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滴水的滴滴答答声萦绕耳边，柔婉缠绵，我的灵魂悠然脱离躯体，在这淡淡幽幽的光影下，有点怅然，慢慢闭上双眼，轻轻张开手臂，微微屏住呼吸，仿佛进入了恬淡的梦境，融着悠闲和情爱的气息跟着梅雨飘散。

契诃夫说：“望着温暖的夜晚的天空，望着映照出疲惫的忧郁的落日的河流和水塘，是一种可以为之付出全部灵魂的莫大满足。”世界多烦扰，夜晚也不例外。梅雨用自己的身体让世界安静，河流和水塘承接着疲惫的夜空和忧郁的落日，这样的夜空才真正让孕育爱的灵魂得到满足。但是，梅雨粘着树叶，滑落草茎，飘落泥地，不见了，失散了！有一次，我坐在虬江河边抽烟，河水从吴淞江流来，经过数年治理，泛绿了，但不干净，没有显露生命的迹象。两岸垂柳柔柔吻着水波，荡起一个接一个涟漪，像我的心思。桥旁不知名的小花随风飘扬，沾到我衣领上，更多地飘进水里，飘向远方。大型超市就在不远处，人们热热闹闹从桥上走过，往回家走的人喜气洋洋，手里大包小包，好多好多便宜货哎。生命生机勃勃地朝向一个方向，朝着生活本身的方向，朝着与人分享的时光，跟一切信念无关，这种生活让人舒心。“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是千万年不变的事情；虬江河水却在向西流。我不知道河水为什么这么匆忙，是在寻找失散的梅雨？

很多雨水到不了大海，却总有一天会相聚，就像那约会的姑娘，即使在别人的梦里，在梅子黄时雨里。

五十多年前的高考作文

贝新祯

我的高考在半个多世纪前。

1962年的高考作文题是二选一：说不怕鬼，雨后。前者议论，后者可以记叙，按己所长，各取所需。

我是师大一附中的毕业生，毕业前夕，班主任陈开树老师让我们阅读何其芳主编的《不怕鬼的故事》。近年我才知道，这本书是毛泽东指示文学所编的，并亲自修改《序言》，是要全国人民不要怕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自然灾害这些“鬼”。书的发行量很大，我们读的是1961年10月的版本。

因为读过《不怕鬼的故事》，而且附中备考也是瞄准议论文写作的，所以我立马选定《说不怕鬼》。我在开头写“灯下，我伏案夜读《不怕鬼的故事》。”据说，这是一种“雅致”的开头。由读书引出“不怕鬼”的论说，讲到对待困难的态度，起承转合，顺理成章，写得十分通畅。我记得，我还在文章里引用了陶铸的一首诗：“人民自有回天力，蛇蝎难施蟊毒计。我信奇迹现秋后，灾痕不见见新村。”自以为这是一个可以赢得阅卷老师青睐的加分点。

从前高考的分数是保密的，考生本人和毕业的学校都不知道，不像现在网上可以查分，翌日一早，EMS将高考成绩单送到家里。我至今不知道我到底考了多少分才被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录取的，那是我填的第一张表（重点院校，可填12个院系，第二张表可填12个一般院系）上的第六志愿。据说高考卷子会在录取的大学里保留一段时间，相关人员能看到入学新生的考分。但我们谁也不会去打听，不知道就不知道了，认为这很正常。

我相信我的作文一定是得了高分，因为入学后不久，系的总支书记突然找我，让我代表年级写一篇文章（具体内容我不记得了）。除了他查了我们的高考成绩，发现我的语文（其实就是作文）成绩全年级最高。

想起这件事，至今有点嘚瑟哩。

『营养不良』

姚胥隆

营养不良？我实在没有想到。在如今物品供应丰富的背景下，你想吃什么，就可吃什么，你想吃多少，就可吃多少，条件这么好，怎么会营养不良？

最近作了肝功能的验血检查，有几个指标异常。其中有个指标，明确提示：营养不良。无可争辩。

一直自觉身体不错，吃得下，睡得着，走得动。虽体重在慢慢下跌，每年总会轻一至两斤，但没有进行性消瘦，自感老了，瘦点也觉正常，并没有在意。经医生一说，细想一下，我的营养不良，还是事出有因的。每天早餐，半杯牛奶，根据小罐装牛奶250毫升满杯计，我喝的牛奶不足150毫升。主食一个菜包或半个面包，再加几片苹果，从不吃营养好但不喜欢吃的鸡蛋。这样的早餐，天天如此。从未想过营养够否的问题。中晚饭妻烧的菜不少，但我吃得不多，一自觉够了，就放下了筷子。为控制血糖，主食也吃得不多。

我习惯吃得太少。而自以为营养够了。正是误入歧途，还自觉在正道上行走。可笑。

吃得少，“付出”的却多。每天步行常超万步，常获微信群中第一，自我感觉太好了。

营养输入不足，而运动付出太多，造成入不敷出。这次验血，当头一棒。加强营养，刻不容缓。每天早餐一满杯牛奶250毫升，一个鸡蛋必不可少，加上主食水果等，比前丰富多了。下午加一罐酸奶。中晚饭保证多样性且达到一定的量。我改变了过去敷衍了事的饮食态度，开始重视营养认真对待。

在当今物质供应如此丰富的背景下，再“营养不良”，还能怪谁呢？顺便提醒一句，我的老年朋友，也别忘了去检查一下，看看你头上是否也戴上了这顶帽子？

发烧友

汪 洁

音乐是灵性，是语言，更是一种精神。没有音乐的世界是枯燥的，无法想象的。音乐不仅带来淋漓尽致的美妙旋律，更给与温暖悲欢的人生旅程。Hi-end，HiFi，Audio，流行，经典，高音、低音，音场，音效，黑胶等这些耳熟能详的词曾几何时是小众的专利，如今却已融入更多爱乐者的生命中。

有些时候，我们会花不少的代价跑音乐厅去听著名的乐团演出，却感到没期待的那么好；而另一些时候，在一个私人的小放音室，却听到了无法忘怀的惊喜的声音。于是，就有了这么一群人，他们为了共同的爱好聚在一起，分享彼此的爱乐感受，他们被称为“音响发烧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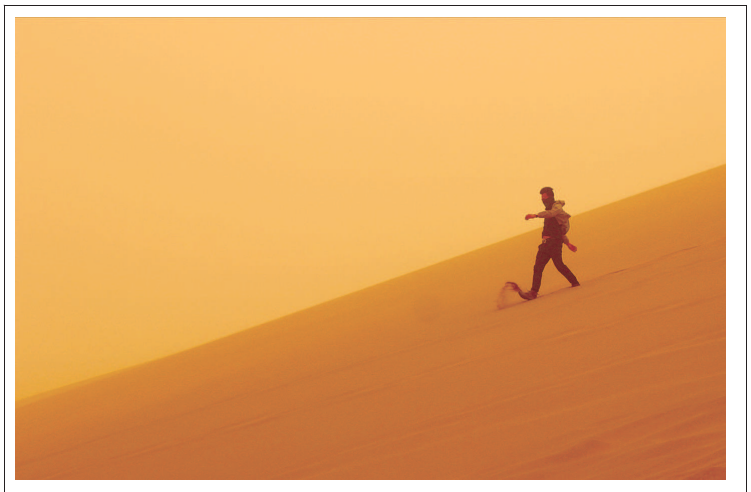
“发烧友”这个词来自英文“fancier”，最早源自于中国香港，是“痴迷”于某件事物的代名词，但更多的还是专指对音响发烧的人群。也有把“发烧友”叫做“audiophile”，这个词由拉丁语audio（意为“我听见”）和希腊语philos（意为“喜爱”）构成，指通过使用非批量生产的高端伴音电子设备以达到高品质音响效果的“音响爱好者”。

玩音乐的人，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技艺高超的表演艺术家；一类是发展和传授音乐的作曲家和理论家；还有一类是将音乐与科技结合的音响工程师。发烧友们，有会乐器的，有精通音乐历史理论的，有会自己动手制作音箱等音响器材的。他们的共同目的是为了享受到极品的天籁，让美声发挥到淋漓，到极致，这是发烧友们至高无上的追求。

对于发烧友们来说，音乐的历史和音箱的发展，历久弥新。今天的流行，随着岁月的沉淀，成就明日的经典；而那些昨日由流行成为经典的音乐碟和高级音响设备，是他们孜孜追求的极品收藏。如此的精神财富是他们沉迷其中的理由，不仅可以欣赏到无与伦比的直逼眼球的发烧器材，更多的是聆听到美妙绝伦的直击心灵的高保真音乐。玩超级的音响设备和欣赏绝妙的音乐也是他们最大的奢侈。

发烧友的殿堂，在于清幽灵动的音乐之中。大多数发烧友都喜欢经典音乐，喜欢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维也纳三杰的作品，喜欢收藏大师们（如卡拉扬、伯恩斯坦等）指挥和演奏（如穆特、海飞兹等）的现场版的音乐会碟片。当和发烧友们相聚，如遇知音，似结顽童，玩音响器材，玩音乐，身浮乐海，高山流水，聆听优美的旋律，音泠泠而盈耳；乐思无限的意趣，乐淙淙而慰心；这样的沉浸让生活变得更有意义。

“发烧”就是爱音乐，爱生命。那来之音响的天籁之声，能发人深思，令人感动，使人高尚。还有那真挚的情感，或宁静、典雅，或震撼、鼓舞，或欢喜、快乐，或悲伤、惆怅，都是生命挥之不去的源泉，是心灵的共鸣。



七夕会

踏沙行

朱一瑞

天有不测风云，我们游玩敦煌鸣沙山那天阴沉沉的，等进入景区后居然起了风沙，能见度骤然变差。一阵风裹挟着细沙迎面吹来时，我们不得不赶紧止步并侧过头去，否则眼里就要钻进细沙。好不容易爬到山顶了，风沙却更大，不用说想要俯瞰月牙泉的愿望落空，就连多站一会儿都困难，只能席地而坐，稍作休息就原路下山了。风沙越来越大，据称到了沙尘暴轻度级，只匆匆在月牙泉边上转了转就快快而归，提前回酒店了。

好在景区有个人性化的规定，即只要在首次出景区时刷脸“存档”，三天内可随时再入而无需门票。于是，阳光灿烂的次日，我们结束当天的行程后见时间还早，天还大亮——当地要到晚上9点左右才降下夜幕，就再次进入景区。天气晴好条件下的鸣沙山呈现土黄色，甚至夹杂着灰白色或淡黑色，反倒是风沙天的更美丽，后者是纯粹的金黄色，连天空也相应地变成淡橙色。

这幅照片是我在爬山时抓拍的，广袤的天地间，似乎就这一个男人在奋力前行。下山尽管不像上山那般费力，但依然有一定的阻力，这阻力来自时不时刮来的风，也来自脚下的黄沙——每一步，都会带起一片沙子。但阻力再大，依然要向前走！

摄影